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後官場現形記

第八回 趙大令成名飛過海 王三太箴語勸官方

話說趙青雲接著他伯伯來了回信，去見王三太爺，說是他孀母家裡得了疾病，十分沉重，要告假回桐城去看望。當時王三太爺雖然舍他不得，那王三太爺是個古板老誠人，見他有這孝心，不肯以一己之私違了他的天性，便應許他回去看望。趙青雲便辭別了王三太爺，同號裡的同事，打點行李回家探親。那王三太爺本來存了個意見，要想過了今年自己退位，把這鹽號的事務托付把趙青雲接管。屢次地在青雲面前說過，也寫信報告過東家，東家是照著所請的了。故再三地叮嚀青雲早些回來。恰恰號裡剛要領辦秋綱鹽的時期到了，特預備一萬銀子的匯票，一萬現銀子，交給青雲。叫他出來的時候，不必先回吳城，拿著這兩萬銀子去揚州一趟，把秋綱辦好了，再回來交賬。趙青雲唯唯聽命，徑自回了桐城。列位你當趙青雲的孀母真個害了什麼沉重的疾病沒有？料想列位說是趙青雲的托詞，誠然一點也沒料錯。詎知王三太爺在號裡與趙青雲談今說古，什麼鬼接頭咧，什麼飛過海咧，一些官譜。趙青雲拳拳服臂，記在心裡。自從那夜得著一夢，不知是吉是凶，通宵達旦，千思萬想，忽然覺悟。便寫了一信與他伯伯，請他伯伯留心同族裡有沒有選官病故的一些事情。正是趙青雲的天官賜到宮，同縣同族出了一樁天造地設的好機會來湊著青雲。所以他伯伯備細地寫了一封回信。青雲便托說孀母病重，回家看望的大題目，向王三太爺面前告了假，回到桐城。人家常說的一個笑話說，是有一家人家窮得到萬分，三十晚上連年飯都沒得吃。早早地把一扇破大門關上，蒙著破棉絮睡大覺。到三更半夜，忽然間拍拍的叩門聲，這人還當是要債的來了，蒙著頭，死也不答應。越不答應，敲得越急，那人無可奈何伸出頭來問是誰。敲門的道：「我是福神，來散福的，快開門。」那人道：「你散你的福，與我什麼相干？不開門。」一霎時，祿神、喜神又來敲門，那人仍是照樣說：「你分你的祿，你報你的喜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仍是蒙著頭睡大覺，不去開門。福神、祿神、喜神三個人說道：「這人真是有些古怪。」說著，那邊財神雄赳赳氣昂昂騎著黑虎來到門口，與福祿喜三神稽了首。福祿喜三神道：「我們來了許多時，那人總總不肯開門。尊神是中外通行的星官，諒他要開門歡迎的了。大家可以一淘進去，看看這是個什麼古怪東西！」財神便命招財童子用金鞭擊門，那人正睡得香甜，在破棉絮裡安樂非常。只聽門外大聲疾呼，又在敲門說：「是財神到了！快開門，快開門。」那人憤憤道：「財神到了，到他的，敲我的門做什麼？愛站在門外，站著。我要睡大覺，沒工夫來與你財神開門。」呼哧地又睡熟過去。四神門在門外互相議論，這人真是怪物，別家豬頭三牲，高燭檀香，請都請我們不來，我們找上門來，他反不肯開門迎我們進去。正說話間，忽見紅雲五朵擁著一位紅臉菩薩來到門口，將門輕輕一抓，說：「是運氣神到了。」只見一扇破門「呀」地大開，那人囚首垢面，鶩衣百結，當門磕頭，迎著這紅臉菩薩進去。福祿財喜四神也跟著進來。眾口交責那人，如何吾神在門外候之許久不肯開門？運氣神只輕輕把門一抓，爾便如此歡迎，是何道理？那人嗤的一笑，道：「你這一般勢利神，誰來迎你。運氣神來了，還怕你們不跟著他跑咧。」趙青雲此時大約是運氣神找上他的門了。聞言少敘。

且說桐城縣有位鄉紳名叫趙棠，平生只慕做官。自家積蓄不多，虧他的交遊廣，東拼西湊弄了上萬銀子，捐了個海防縣知縣，歸部銓選。在趙棠自己設想是馬上可以得缺，卻不知道新開捐輸是要趕第一卯報捐，四十五天包管選缺。怎奈趙棠住在鄉僻小鎮，等他知道有這捐輸，已是趕不上頭卯的了。再張羅銀子，托人報捐，輾轉下來算辦得最快，已在第四卯上，早被頭二三卯上的人壓積住了。一時那能遇缺，趙棠便仍在家裡盡候。誰知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何況年深日久，趙棠焦思苦慮得下病來，也就壽終正寢。不遲不早這個當兒，京裡有信出來，說是選了江西的上高縣缺。家中得了這個信息，喜又不是，哭又不是，自歎趙棠命中不該應作官，不然就有這麼湊巧的事呢？族中人多話多，內中便有人說：「這白白丟了這麼多銀子，豈不可惜！不如叫他的兒子舜琴頂上他老子名字去作。子承父業，不是一樣的嗎？」有曉得一點事的人就道：「這個業是不能承的。況且舜琴年紀很小，若查對那履歷上填寫的年貌不能相符，還要鬧出大亂子來呢！」有人說：「據你這樣說，難道就這麼白白地丟了不成？」有人說：「這事沒有想的法子，只好認運氣罷。」有人又說道：「我卻有個法子，可以兩全其美，不知道可行得去，行不去？」眾人都道：「既有好法子，何不說出來，大家商量。況你老輩子年高有德，想出來的主意總不會錯的。」諸位當說有個法子，可以兩全其美這個人是誰？就是趙青雲的伯伯。聞聽眾人要問他什麼法子，他便說道：「據我看來，若叫舜琴去頂他老子的名字是萬萬做不得的。依我的愚見，不如在我們同族裡找一個人出來，叫他頂著趙棠的名字去做，多少拿幾個錢出來，替趙棠辦喪葬的事，餘下的錢給舜琴娘兒們做過活。在這一邊，譬如白丟了，還樂得收回幾個。在那一邊，貪得便宜，作現任的官，豈不是兩全其美的法子。」眾人都說道：「你老輩子到底說的不錯，沒有再好過這個主意的了。但是我們這鎮上同族的這些人，誰又能拿得錢出來，不是又是件難事嗎？」趙青雲的伯伯道：「大家如若以我出的主意不錯，肯照這樣辦，我們這一族姓趙的人就未必找尋不出來一個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我們是錄找不來，率性求求你老輩子罷咧。如有人承認，一定照你老輩子話辦。」趙青雲的伯伯又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須得舜琴的娘出來，趁大眾都在此地，說說定。我去尋個同族的人承認就是。」大家伙便把趙棠的妻子同舜琴一起叫在趙青雲伯伯跟前，三面說明白，找人頂替，貼補辦喪葬及日後過活的話。他伯伯這才寫信叫了趙青雲回家。又邀齊在場親族同趙棠之妻，說定貼補趙棠喪葬費一千兩，趙棠妻的養贍費一千兩，並許帶著舜琴同到衙門去。當時大家都說趙青雲的伯伯做事公道，稱贊不了。趙棠之妻便把趙棠的官照檢齊交付青雲。青雲就在辦鹽的銀子裡挪出二千兩，當著大眾交給趙棠之妻。看見白花的一封一封鹽庫錠，喜得眉開眼笑，收拾過去，感激不盡。從此以後，趙青雲便改名叫趙棠，把原來的名字做了外號。料理進京好出去作官。一路風餐雨宿，不必細表。到得京城，就在安徽會館住下，拜同鄉，扯親戚。青雲在吳城時候，這與一般官場中是給交慣了的，周旋應對，一些自然，毫不勉強。一般同鄉、京官均被他聯絡得非常要好。投供、領憑、引見一切事都有人替他料理，慰慰貼貼。到什麼時候，該在什麼地方去投供，他便穿著衣帽去投供。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去領憑，也有人帶著他去領憑。他自己一毫不費心，成日家三朋四友，下下飯莊子，逛逛琉璃廠，聽聽戲，到下處，逛窯子，鬧個不亦樂乎。因此也便很交識了幾位知己朋友。內中便有替他籌劃。是不久要帶缺出京。趁著自己在裡頭拜一兩位闊老師，將來到了省，什麼升調的機會，便好作個奧援。青雲雖然是把官場中的應酬學了一點，其實那做官的秘訣他卻未曾得到。難得有這知己朋友替他未雨綢繆，便連聲拜托。京城裡是有這一種人，專門與外官帶馬扯皮條的，受了青雲托囑，尋著熟路，花了千兒八百。某中堂，某尚書、侍郎都拜為老師。這老師循例，門生出京要送一二封本省督撫的信，無非是說某人是我們門生，到省後要他照應的些話。有了這封信，到省先投遞了。那督撫見面便要格外地垂青。但這信雖是說循例送給門生的，然而門生得了這封信，大可大用，小可小用，也是個循例的酬報。青雲腰包裡放著王三太爺現現成成的二萬銀子，樂得慷他人之慨，各處的餽送均豐於常例。所以上至尚侍，下至司員、部書沒一個不說趙青雲好的。這封送行信也因此寫得格外切實。

一日趙青雲正坐在會館房裡，預備將要出京的事情。忽然有一位戶部司員勒子涓衣冠齊楚跑了進來，向著青雲深深一揖，笑著說道：「恭喜青翁升官發財。」便在袖筒裡抽出一個紅紙封套，恭恭敬敬遞給青雲。青雲一時倒怔住了，不知何事。雙手接了過來，一面讓坐，一面將紅紙封套內裝的物件取出一看，原來疊著兩張戶部執照。打開再看，一張填著同知銜，一張填著花翎，均是趙棠的名字。隨手又套了進去。說：「費心得很。」勒子涓說：「豈敢，豈敢。青翁休怪兄弟辦事遲緩。遲雖遲了幾天，青翁這冰銜花翎可著實討了大便宜。如若未引見之先報捐，要多用兩張印結。這兩張印結該多少銀子。見既引了，這兩張印結的錢不是樂得省的嗎？這該打算盤的去處，不能不打算盤，並不是一定齷齪，青翁以為何如？」青雲又極口稱謝，並說：「這捐款等一下就送過來。」勒子涓道：「何必如此忙法呢？」閒談一回，便也去了。青雲在京諸事辦停妥了，便去稟辭老師，作別朋友，不用說是送下程，請錢行酒的鬧得一塌糊塗。青雲受了高明人的指教，自然也有一番留別恭敬的酬答。擇吉出京，仍繞回到桐城，上墳祭祖，耽擱三五天，帶著舜琴前去赴任。一帆風順，不多幾日便到了江西地界。一過九江，青雲坐在船裡不覺心裡畢剝一跳，想道：過去

不遠就是吳城，此番過吳城，還是上去不上去的好？若是上去，見了王三太爺，他問起我那辦秋綱的事，我將何詞以對呢？若是不上去，將來被他曉得了，尋到我上頭，又是怎麼個辦法呢？沉吟了半晌，方才得了主意。仍然悶著心裡，不肯發作出來。這日正是大北風，船戶扯著半篷呼呼地叫著往前跑，遠遠看見望湖亭。青雲便在中艙吩咐家人：「叫船戶在吳城把船灣了。我有事要在此耽擱兩天。」家人傳話出去，船戶那敢怠慢，把舵一搬，篷腳一帶，那船便向著岸邊行去。一霎時下錨打碇，把船灣好。家人進艙回說：「船已灣船。老爺若是上岸拜客，好去叫轎夫來。」青雲一看表上才兩點鐘，說：「還早呢，用不著轎夫。你們出去罷。」獨自個在艙裡，抱著水煙袋吸又不吸，盡著出神。好容易挨到上燈時候，後艙開出晚飯，青雲隨便吃了一點，叫家人收去。自家便青衣小帽得出艙來，吩咐舜琴：「招呼船上，我要上去有事，今夜回船不回船不一定。此地五方雜處，夜晚更得留心些。」家人早已點著了官銜紙糊篋絲燈，在船頭上等著。青雲說道：「不用你們跟著，小心招呼船上就是。」一人走上跳板上岸去了。青雲這一去不大緊，卻把船戶同家人們大大發了議論。家人們說：「老爺是奉了王命去私查暗訪的，故爾不要人一同跟著去。」船戶說：「這真是好清官，不要我們鎮上又出了惡霸羅四虎咧。」二人紛紛議論，且休去管他。

只說青雲是輕車熟路上了岸，由後街繞到鹽號。號裡伙計這時打茶圍的出去打茶圍了，上酒館的出去上酒館了。走進號來，一個人沒有碰見。轉過大廳。齊巧，順叻從裡出來，碰了個滿懷，笑嘻嘻地道：「趙相公，你可來了，三太爺搬著指頭天天在算你呢。快些進去，我就來的。」青雲也笑嘻嘻地道：「你可好，我很想你的。等一會我們在屋子裡去再慢慢說，你去做你的事，我進去見三太爺。」順叻便自去了。青雲一直走進三太爺房來，只見三太爺皺著眉頭，抱著長水煙袋，坐在方桌邊上一張藤靠椅上，呼吸地吃水煙。陡見青雲進來，登時眉鎖全開，笑容可掬說：「你回來了，可盼望我死了。你孀娘病可好了？你一路可好？你那伯伯精神怎麼樣？」絮絮叨叨問個不止，青雲不待問完，便雙膝跪落在王三太爺面前，啾啾啾哭個不止。王三太爺反嚇了一跳，還當他孀娘或是他伯伯過去了。忙著放下長水煙袋，要來扯起他來。不提防這長水煙袋沒放在桌上，一半在桌子邊上，「叮噹」一聲落在地下去了。王三太爺也顧不得去拾那煙袋，急得問青雲道：「你孀娘怎麼樣了？」青雲仍然哭著不理，又問道：「難道你伯伯怎麼樣了？」青雲更加哭得傷心起來。王三太爺真個當是他伯伯那話了，不由得也流下兩點老淚來。說：「到底怎麼樣咧？你快不要傷心，一路上受了辛苦，經不得傷心。你若有個長短，可更不得了！好好地起來，慢慢兒說給我聽。我年老人實在怕見這些傷心事咧。」青雲半天哼了一聲：「該死。」王三太爺聽了便道：「人的壽數是有一定的，怎麼怪得來呢？」青雲明白王三太爺所問非所答，隨哭著隨說：「姪兒該死，該萬死。總要求三太爺寬容小姪，救小姪的性命。」王三太爺說：「我有什麼不寬容你？你說要我救你，到底是為這一什麼不了的事？也得說出，叫我好救你。」青雲道：「只要三太爺肯寬容小姪，肯救小姪，小姪才敢說。三太爺不肯答應，小姪今日就跪死在三太爺面前，也不敢說出來。」王三太爺道：「我答應你就是，我答應你就是。你快起來說罷，我真急得不得了。」青雲聞聽王三太爺口口應許，便朝前爬了一爬，兩隻手仍舊扶著王三太爺膝蓋上，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，從頭至尾地訴說一遍，「如今木已成舟，悔不轉來，銀子是已經用光。如其三太爺不肯救我，也是正理小姪兒今日在此，任憑三太爺把小姪碎屍萬斷，小姪死而無怨。如其三太爺肯開網三面，成全小姪的功名，永世不敢忘記。」說完了又痛哭個不止。王三太爺聽青雲如此如此一說，把一張癩嘴張得像個大簸箕，合不攏來。青雲伏在地下，瞪著一雙白眼往上望定王三太爺，深恐這老頭子一口氣回轉不過，卻怎麼下台，心裡老大地發慌。不提防王三太爺那張癩嘴忽然合了攏來，哈哈地大笑，伸出手來，使勁地扯青雲起來。青雲被王三太爺哈哈一笑，心裡更加急得沒有主張，拼命地跪著不起，兩隻手扶牢了王三太爺膝蓋，嗚嗚地好不傷心。王三太爺道：「你不要哭了，我早知你不是池中之物。既然有此難。逢難遇機會，我豈有不湊合你的道理。快起來，我們坐著說話，盡著跪在地下，教旁人看見了是什麼樣兒呢！」青雲不提防王三太爺有如此慷慨，一時感激得真流了兩行熱淚，躬身拜了幾拜，才爬起來，在側邊一張椅子上坐了。王三太爺又叫他把這些事情再重說一道。青雲便說如何聽見三太爺說，文武官員都是可以冒頂的，如何起了心念，如何寫信回去，他伯伯又如何替他說合成一件事，如何的進京，在京又如何交識些大老，源源本本，錦上添花地重說一遍。青雲一面說，王三太爺一面點頭。等說完了，王三太爺道：「這事卻也辦得不錯。不過你現在既然是要去做官，要知道官是皇上家設了來為百姓辦事的。第一百姓身上的事，你確要事事留心。不要說一做了官，便把良心擱在背脊骨上，拿著百姓當什麼一樣的作踐。聞聽上高縣的缺分很好，就是本分應得錢，除了衙門內一切開銷之外，很有多的。不犯著黑著心再去剝削百姓的膏血。要留碗飯與你子孫吃吃。你是窮苦出身，銀錢須要看得艱難，不可浪費浪用。作了一任實缺，總得積攢些下來，防備後來。常言道的：官場如戲場。可見官場中是不足久待的。至於那二萬銀子，並不是我貼身的私銀，乃是號裡的款。你既然用了，要你馬上歸著，也是萬萬歸著不出的。且由我擔認著再說。你暫且不必過問，等你到了任後，有了錢，趕緊寄來，還號裡。」青雲聽了王三太爺一片金口良言，感激來五體投地，無言可說，只道：「小姪今天承王三太爺大恩，便是我的重生父母。倘然能夠這麼一路順風做去，終久忘不了三太爺。還要好好地孝順才得安心。」王三太爺道：「我也期望你此一去，做了清官，留名千古，庶不枉自栽培一回。你那寡婦孀娘同你那伯伯，卻是應該好好地孝順孝順。至於我這麼大一把年紀，風前之燭，瓦上之霜。今日見面，明日不得見，也不算奇事。況且有吃有穿，有兒有孫，還得飢餓著我不成。今日成全你這事，是我愛你有出息，重你伯伯的囑托，並不貪圖你將來怎樣的酬報。只要你肯聽我的話去做好事，不要害百姓，那就算是我不枉自喜歡一場，你也算是孝順我過了。別的事可不要掛懷，好好地用心做官去罷。時候已經不早了，你可回船去，明日不必再來。號裡辦秋綱的事我會去料理，你放心就是。」說完了便催青雲回去，青雲猶戀戀不捨。經不住王三太爺接二連三地催他，只得趴下地去，磕了幾個頭，抹著眼淚告別而去。回到船上已經三更以後，吩咐船戶明日黎明開船。各自熄燈睡覺。睡一夕無話。

五更將盡，呼呼家東北風又吹起來了。船戶整理篷索，扯起滿篷，比小火輪還快。真是時來風送滕王閣，一百八十里路程，不到三個鐘點早已到了章江門官碼頭。船泊停妥。先找了一處客棧，暫且歇腳，然後租定公館，佈置齊楚，這才出門拜了幾位同鄉。跟著就有長班來送拜客單子，並代他辦繳憑，稟到諸事。青雲均一一地交付長班，候他把稟到的公事備齊，好上各道衙門。青雲趁這空兒便去拜同寅，以便請教到任一切的事情，並上高缺的肥瘠。連著忙了好幾天，也有見著面的，也有沒見面的。那時南昌知縣是鄒景星，新建知縣是武魁，都是江西省著名的老州縣。青雲在京的時候，早有人寫信出來，托囑過鄒武二人照應。所以一見如故，凡有初次到省稟見上司的禮節，上高縣的出息，詳細都告訴了青雲。